

名家讲堂

“非平面化传播”意识融入诗歌创作的意义与作用



北辰，本名刘巨星，1969年生，河北晋州人，1988年开始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现任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其作品散见于国内部分文学期刊和诗歌选本，著有诗文集《青瓦》《余响》《掌纹》等。曾获首届河北文学奖、第二、第三届河北省散文名作奖和第六届博鳌国际诗歌奖。

□北辰

当下，数字媒介正在重构诗歌传播的格局。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主动融入“非平面化传播”意识，已成为突破传统表达的桎梏，赋予诗歌全新生命力、拓展诗歌传播边界的关键所在。笔者试图通过自己对麻雀主题系列诗歌的创作实践，剖析和探寻这种意识在艺术本体与传播效能中的意义与作用。

视觉化场景构建，形成沉浸式诗意空间

我在麻雀系列诗歌创作中，精心构建多元化场景，努力为诗歌赋予画面感。《大雪》中，“大雪来袭，这消息晚到了两个时辰”“麻雀在何处藏身”，我试图勾勒出一幅大雪铺天盖地、麻雀惊慌失措无处藏身的紧张画面，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去切身感受环境的严峻与未知带来的压迫感。而在《老街》中，“麻雀们都散了/它们不怕人，追着人寻找食物/没人可追，它们就追风”，则描绘出老街上麻雀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动态。紧接着，“我却留下来，不知所措/两手空空，没有食物可以投喂”，进一步将我与麻雀之间微妙的互动场景以及我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刻画出来。这样，诗歌便呈现具象化视觉场景，让受众获

作品赏析·散文

民族的血性和脊梁

□封文保

1894年9月17日，黄海波涛汹涌，致远舰正与日舰吉野展开殊死搏斗。敌舰吉野狼狽逃窜，致远舰全力追击，呈现决然相撞、同归于尽之势！日兵纷纷抢夺救生圈仓皇跳海，指挥官面露惊惶；而致远舰官兵神色镇定、目光如铁，管带邓世昌稳稳操舵，毅然冲向吉野。他神情从容坚定，仿佛并非赴死，而是执行日常任务。一声巨响，火光四起，致远舰被鱼雷击中。邓世昌那视死如归的身影，在瞬间成为永恒，将誓死赴国难的豪情深深烙入民族记忆。

电影《甲午风云》再现了这悲壮一幕：海战中，邓世昌率致远舰重创日舰吉野，直至炮弹用尽。吉野反扑逼降，邓世昌毫无惧色，立于甲板高呼：“撞沉吉野！”全体官兵齐声响应，声震海域，于是有了开头那惊天动地的一撞。

历史上，邓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生于广东番禺。其父原盼家业昌盛，后因感慨国运不振，为其改名“世昌”。他少时聪颖，考入船政学堂后成绩优异。甲午战争时任致远管带，常言：“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黄海战中，他遭日舰围击，舰身多处起火，仍激励将士：“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最终致远舰中弹沉没，邓世昌英勇殉国。

光绪帝闻讯泣泪，亲书“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追谥“壮节”，并旌表邓母“教子

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为后续与绘画、摄影、戏剧等艺术提供转译基础，更使文本具备影像化改编潜能。

语言节奏感设计，实现与音乐旋律的契合

我有意识地追求诗歌语言的节奏感，赋予诗歌音乐般美妙的韵律。在《窗外》中，“一声鸟叫，领回/又一声鸟叫/树枝上叠加了，一层又一层”，我试图通过采用简洁明快的句式，营造出一种明快活泼的节奏，让读者仿佛能够真切地听到鸟儿此起彼伏、清脆悦耳的啼鸣声。而在《阳光在飞翔》里，“如果麻雀飞得足够慢/能看得见，是它在挪走一块阳光/像移动的补丁，为天空/绣上了一个鸟形”，长短句错落结合，使诗歌的节奏富有变化，便于音乐家依据诗歌内在的节奏韵律进行谱曲，让诗歌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提升诗歌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口语化表达，打破诗歌传播的藩篱

在创作中，我致力于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去呈现麻雀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比如在《麻雀散落一地》中，“草尖抖动一下，蹦出一群麻雀/像一个人脸上的雀斑/夺走草地三分姿色”，力求让语言直白、质朴，如同日常与友人的亲切交谈，降低阅读门槛，使文本能无缝嵌入短视频配音、播客节目等新媒体场景。

在新媒体传播的浪潮下，短视频、音频等形式急需通俗易懂的内容作为支撑，口语化的诗歌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能够轻松被朗诵成音频作品，再搭配上精心制作的生动画面，便可制作成极具吸引力的短视频。而在戏剧表演领域，口语化的台词便于演员理解与演绎，也更易于观众领会其中的情感与意境，使得诗歌能够借助多种多媒体形式，走向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

悬疑性融入，激发探索欲的引擎

悬疑性元素的融入，为诗歌增添了神秘色彩与吸引力。在《大雪》中，“只完成了一部诗的开头，我便收手/雪能下多大，成了天地之间最大的秘密”，大雪的未知走向与诗歌创作的突然中断，在读者心间种下了一颗好奇的

种子，便于勾起读者对后续情节发展的无限好奇。而在《秋天的答案》里，“麻雀秋天最肥/羽毛也像充了气，一团肉球/蹦蹦跳跳，不再乱飞//隐藏起一场大的行动”，麻雀一反常态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大行动”，更是想激发读者强烈的探索欲望。无论是在传统纸媒的阅读场景中，还是在新媒体的推送传播里，悬疑性融入都能促使受众主动深入探究诗歌的深刻内涵，如同传播加速器，在社交媒体中可诱发从追问到分享的裂变传播链，增加诗歌传播的深度与持续性，让诗歌在读者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故事性构建，引发情感共鸣

故事性的着力构建，让诗歌具备了更强大的情感感染力。以《观鸟记》来说，它讲述了冬天我观察麻雀在草垛生活的一段经历，“草垛上的窝，刚好容纳下它的身子/它飞走，剩下一个空鸟窠/出出进进，它们肯定是喜欢/孵化出壳时的兴奋”，从对麻雀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到我内心真切的感受，构建起一条完整而连贯的故事链。这种架构支持戏剧改编、装置艺术等多形态衍生，形成以诗歌为源点的文化生态圈。

共性情感的建立，突破审美局限

《老街》同样蕴含着我与麻雀在老街的一段情感故事，从麻雀在老街的日常活动，到我在其中所体验到的孤独与被遗弃感，通过一系列镜像叙事，构建起共性情感符号，在诗歌跨文化传播中，突破审美局限。例如在戏剧表演、影视改编等非平面化传播形式中，能够更好地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使诗歌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字本身的狭小范畴，而是借助多种艺术形式，深深触动受众的心灵，让诗歌的情感力量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传递。

由此可见，在诗歌创作中积极融入“非平面化传播”意识，是当代诗歌突围之路。主动建构“可拆解、可重组、可演化”的创作模式，不仅是对数字时代传播规律的顺应，更是对诗歌艺术本体的深层解放。诗歌只有在现代多元文化交织碰撞下实现“非平面化传播”，才能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品赏析·诗歌

袖底流年

□杜彩欣

清晨，身着法兰绒睡衣
对镜洗漱
清水沾湿衣袖
拿起电吹风吹干

蓦然间
忆起五岁那年
冬日
爷爷将我小棉袄的衣袖高高挽起
把一双小手放进热腾腾的脸盆
用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揉着

那时还不懂
为何要把衣袖挽起
现在才明白
那是指尖眉梢流淌的暖
顺着岁月
漫至如今

这首诗以日常洗漱时衣袖沾湿的细节为引，自然勾连起童年与爷爷的温情片段。诗人以“挽袖”这一动作串联起时光的两端，从懵懂到领悟，将亲情之暖写得细腻而深沉。语言干净质朴，情感却层层递进，最终在“指尖眉梢流淌的暖”中完成对岁月与爱的诗性诠释，余韵悠长。（点评 李洁夫）

有方”。1899年威海百姓建祠纪念，1996年新中国海军命名“世昌舰”继志。甲午百年时广州市人民政府迁建其衣冠冢于天河公园，立像修园，供后人瞻仰。

笔者少时观影《甲午风云》，常热血沸腾、潸然泪下。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重看，邓世昌驾舰冲击之景久久萦回。顿觉他与断肠明志的陈树湘、跳崖就义的狼牙山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慷慨赴死的刘胡兰、挺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奋勇抢险献身的李向群一样，同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彰显舍生取义的血性传承！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华夏儿女自古重义轻生，邓世昌落水后拒救生圈，慨然道：“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林祥谦、周文雍等铮铮誓言，皆一脉相承。这般血性精神，早已渗入民族血脉、铸入国人骨骼，五千年传承不息、历久弥坚！

此文以邓世昌为代表，抒写了中华民族舍生取义、不畏强暴的血性与脊梁。情感炽烈，叙事凝练，通过历史镜头与英雄群像的交织，深刻展现民族气节的传承与力量，读来令人振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点评 周周)